

微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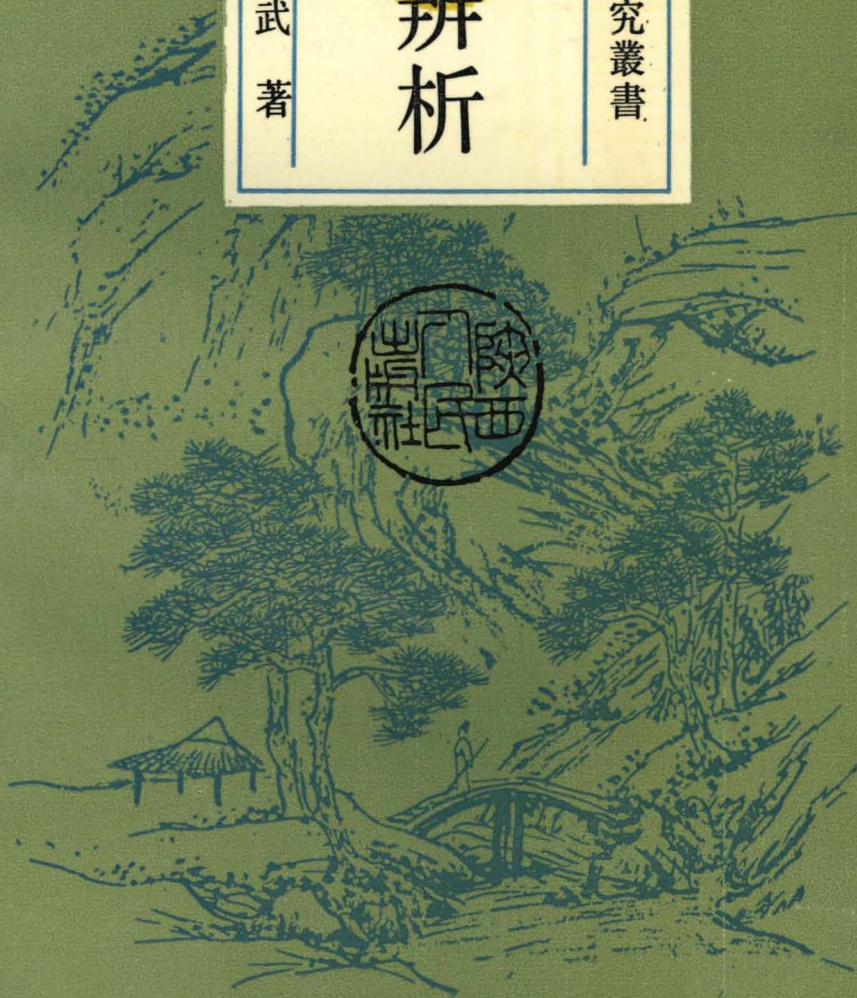
道人

楊洞

● 中國古代作家研究叢書

溫庭筠辨析

萬文武 著



● 中國古代作家研究叢書

溫庭筠詩析

萬文武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温庭筠像

目 录

上编温庭筠辨.....	(1)
一、“士行尘杂，不修边幅”吗？.....	(7)
二、愤容凌鼎饔，干时道自孤.....	(34)
三、悯擢寒苦，为国求才.....	(51)
四、《菩萨蛮》之案.....	(64)
五、“射血有冤，叫天无路”.....	(82)
下编 《菩萨蛮》析.....	(93)
一、小山重叠金明灭.....	(112)
二、水精帘里颇黎枕.....	(121)
三、蕊黄无限当山额.....	(134)
四、翠翘金缕双鸂鶒.....	(142)
五、杏花含露团香雪.....	(150)
六、玉楼明月长相忆.....	(156)
七、凤凰相对盘金缕.....	(164)
八、牡丹花谢莺歌歇.....	(172)
九、满宫明月梨花白.....	(178)
十、宝函钿雀金鸂鶒.....	(188)
十一、南园满地堆金絮.....	(197)
十二、夜来皓月才当午.....	(204)

十三、雨晴夜合玲珑日	(211)
十四、竹风轻动庭除冷	(216)
结束语	(222)

上 编

温 庭 筠 辨

心许故人知此意

古来知者竟谁人

——温庭筠

温庭筠（812—870？）^①字飞卿，太原（原山西阳曲附近）人，是晚唐杰出的作家。他的诗写得好，在我国文学史上与当时另一大诗人李商隐并称“温李”。他们创造了艺术上很有特色的秾丽一派，像两颗瑰丽奇彩的明星，并耀文坛。由于温庭筠精通音律，酷爱音乐，并且精于演奏，所以中国的诗坛才能由他在民歌俚曲的基础上，得以总结提高，并予以发挥创造，把词这一朵新花从民间的田野而移入到了艺苑，从而使它更加繁茂起来，使这一新的文体成为了后来代表一个时期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标志，这功绩是卓著的。这正如今日的菊圃，千姿百态，异彩缤纷，在成就了这些变异的众多的园艺大师中，最值得敬佩的是那第一个看上了野菊花的人。温庭筠就是这样一位为了丰富祖国文化而最先注重民歌并为之倾注心血的大师。施蛰存先生说得好：“向使世无温飞卿，则唐诗犹为民间俚曲，不入文人之手。”^②我想纵然历史的脚步无法阻挡，那么至少也要推迟二百余年，也许到周邦彦（1056—1121）才有可能使民歌俚曲而入于文坛的。也还是温庭筠，在我国文学

史上以无比的英雄气概，第一个打破了“词为小道”的封建伦理的桎梏，敢于把自己的词结集起来，留给后世。正是他肩负起因袭的闸门，这才使从者如流，众集纷呈，使词成为一代奇葩而繁荣昌盛起来。可见他实在是我国词学上的拓荒者，是文学史上创业之功臣。尽管一千多年来，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把他的词比之为秽褻的梁陈宫体，把他词的内容斥之为淫艳之事，但这并不妨碍、也不应妨碍我们尊重历史，去重新认识。程千帆先生说：“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古代杰作没有被发现、被肯定。将这些长久湮埋在沙砾中的明珠捡选出来，使它重放光华，乃是我们今天的责任。”^③也许温庭筠正是相信后世有知音，相信祖国的将来会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吧，所以他才有信心把他的词结集起来的，这就足见他在艺术上也是一位很有胆识、很有点不怕鬼、不信邪的创造精神的。据《唐艺文志》载，他的词有《金荃集》十卷，《握兰集》三卷，可惜俱已失传。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只是《花间集》和《唐五代词》里保留下来的七十一首。而《菩萨蛮》十四首，则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然而温庭筠在我国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极不幸的人，在当年受尽诬罔，潦倒终身，这倒也罢了，因为当时就是那样的社会：“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④屈原不就是背着一身的诬罔而投进了汨罗江的吗？最不平的是，像他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非常有气节、对自己进步的政治信仰坚贞不屈的优秀人才，后世一些人竟不理解。他的一生，真可以说是个“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的人。他的悲剧正如恩格斯说的，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⑤。正是他的“要求”为封建所不允许，这才说他不“检点”！但直至我

们今天，对他的评价，几乎还都是继承了过去封建社会的说法，什么“无特操”、“薄行无检幅”啦，什么“士行玷缺、缙绅薄之”啦，等等，等等。其实用“行检”杀人，已是公开秘密。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小谢》中就是这样写的：

“先是，生好以诗词讥切时事，获罪于邑贵介，日思中伤之。阴赂学使，诬以行检，淹禁狱中。”^⑥请看，这不俨然又一温庭筠吗？而我们有的评论家反不及清朝的蒲松龄，仍然盲目相信他是一个什么轻薄荡子，并且以什么“历史定评”来压人，而且诬罔地论定温庭筠之所以落魄终身，不是因为他在那样个社会里在政治上坚贞不屈，反而是品行不好，并由此形而上学地也否定了他的诗词的思想性以及他在诗词中所用的比兴的艺术性，仿佛唐朝的末世倒是一个十分清明的社会似的！这些见解出之于我们已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武器的今天，才是他的真正不幸！当然，这不幸，对于温庭筠已不再有什么痛苦了，然而却使我们感到羞愧。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冤案，任其流衍，不仅厚诬古人，亦且遗羞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不应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身主义，而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去继往开来。因此，我们有责任重新认识过去，拨去历史烟云，澄清事实真象，给未来以有益的借鉴。我们应该根据史料，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我国的历史和有关的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判，从而使古来受到沉冤的有志之士，也能在今天同我们一道吐气扬眉！

统计温庭筠一生，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尽管名满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而三试不第，三遭贬谪，可怜他满腹经纶，“八叉”之才，只赢得个“薄幸”声名，不知所终。当

然，这每一次的斥落和贬谪，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由头，不然，何以欺世！但错误的否定，也就同时否定了“错误”本身，我们正不妨于腐败社会的贬谪之中去认识不世之英才，因其蒙受的肮脏之屈辱而见其白玉般的坚贞。

泛泛的介绍，没有多大的意义，人云亦云，徒费纸墨。电火的闪光，只有在撞击中才产生。价值是自在之物，不能任意轻重，还是让我们来对温庭筠的人和词作一番辨析，看看他不第和贬谪的真正缘由，以便后世能够较清楚的认识温庭筠，并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拨开一直蒙在他词上的迷雾，洗清泼在他头上的污秽，探索他在艺术上别具匠心的构思，庶几还他以本来面目。我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对一位正直而又遭到诬罔的先贤前哲的同情和尊崇，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希图发扬正气，光大我民族无私无畏的忠贞精神。

①此据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所定。近来陈尚君、王达津二位先生各有订正，留待后考。

②《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第273页

③《说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见《唐诗鉴赏集》第401页

④屈原《卜居》

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41页

⑥《聊斋志异》第6卷第776页

一、“士行尘杂，不修边幅”吗？

唐文宗开成四年，也就是公元 839 年的秋天，二十八岁的温庭筠提心吊胆地在首都长安应举子试。结果是名落孙山，不予录取。这其实是万幸，不中而已，用他自己描述当时心情的诗来说：“赋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诬！”^①不中是试前早就定了；使他心寒的是还不知有什么可怕的罪名在等待着自己！

然而历史上对他这次不中的原因却完全掩盖了事实真象，作出了歪曲的记载。《旧唐书·温庭筠传》说：

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藩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②

又《玉泉子》载：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勗厚遗之。庭筠少年，所得钱帛，多为狎邪费。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③

史书上这些记载，可以这样说，一是美化了唐朝末世那样

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时也意在丑化有政治抱负而又忠于自己信仰的、刚正不阿之士，妄图以此来掩盖历史的真实的丑恶面貌，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其实，史书上的这些理由，早已为它自己前后矛盾的事实所否定了。论者虽有意视而不见，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先说“士行尘杂”吧。

据史书上记载的，和温庭筠在一起终日痛饮的无赖子弟是裴诚和令狐绹。裴诚，《云溪友议》说是“晋国公次子也。”④然《旧唐书裴度传》里记载裴度的五个儿子是：识、骥、让、谏、议，没有名诚的。识与诚在古书草体上近似，或许是手民的笔误，但排行又占长。《词苑》说是裴度的“次弟子”⑤，

《云溪友议》落了一个“弟”字也有可能。但不论怎样，裴诚作为名相晋国公的儿子也好，侄儿子也好，都属于名门望族。从唐代盛行的门阀制度来看，他不能称之为“杂”，倒是“纯”得很的。至于令狐绹则是彭阳郡开国公令狐楚的孙子，当时的翰林学士以后的相国凉国公令狐绹的儿子，名符其实的公子王孙，也是“纯”得很的！这里还有位为当时史家不肯或不敢说出来，但事实上与温庭筠这次考不取倒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当朝皇帝的太子永，龙子龙孙，那身份之纯谁敢哼个“不”字！在有唐一代，王孙公子们到一起饮酒玩乐，那是风雅韵事而不得称之为“尘杂”的。那么除了这些王孙公子之外，等而下之的还有没有呢？有。据史载，温庭筠还和段成式、李商隐均极相好，然而他们又都是当时的名士，被当世称之为“三才”的⑥。他们的会合，受到当世如此的推许，那当然也不能算是“士行尘杂”罗。可见就史书自己记载的来分析，“士行尘杂”这一条，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而且温庭筠的交游阵线还是十分鲜明的。这个阵线就是名相裴度和李德裕一线相传的政治路线。与温庭筠交游的，裴度之子侄自不必说了。其他如段成式，据《酉阳杂俎》所附之《段成式年谱》看：谓段文昌素为吉甫所赏识，则段氏一家之近李党，早已伏线，可见李商隐、段成式之所以与温庭筠相善，皆为与李德裕相亲之故。就是令狐绹，恐怕也是在其父令狐绹为李德裕所赏识之时。可见他所交游的，进步的色彩是极其浓郁的。正由于这一进步的色彩，所以才使得当时的守旧势力要斥之为“杂”，这又可说是极好的反证。温庭筠在他《上崔相公启》中就曾自白：“某荆氏凡材，雕陵散质。谬传清白，实守幽贞。”^⑦这从他所交游的人士看，这“清白”与“幽贞”之自诩，当是可信的。

再说“不修边幅”。

大约这就是指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的所谓“浪子生活”^⑧吧？其实这种指责，徒见其陈腐之封建意识而已。而我则认为这恰好说明温庭筠不仅是文学大家，而且还是我国杰出的音乐大家。

在世界音乐大家中，德国有贝多芬，波兰有肖邦，俄国有格林卡，法国有弗朗肖姆。但比起温庭筠来说，他们都只能称之为晚辈，中国的大音乐家早在这些世界名家之前一千多年就出名了。《旧唐书》本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⑨，《增修诗话总龟》也说他“好作歌曲”^⑩，都说明他善于捕捉音乐的旋律填词谱曲，而且他的创作，深得人们的喜爱，所以《云溪友议》说：“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⑪作者范摅是唐僖宗时人，这就是说温庭筠死后，他创作的歌曲犹传唱不衰。《唐才子传》还说他：“善鼓琴吹笛，

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不必爨桐与柯亭也。”^⑫可见他于创作之外，还精于各种乐器的演奏，水平之高，达到了只要有弦有孔的，也就是说极其低劣粗糙的乐器，都可以获得别人需要精良的高级乐器才能奏出的那种音乐效果。则表演的技艺之精，也就到了娴熟自如的地步了。可惜的是他不幸早出世了一千多年，生在封建深沉的中国，遂使这样一个希世音乐全才不仅没有扬名于世界，反而因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至今也还洗不去这“不修边幅”的恶谥，因而使得后来的文学家、批评家谁也不敢去突出地称道他这一点。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遂使他那一度流传极广的音乐杰作竟没有一章留传下来，反而把他的音乐天才和天才的演技都鄙薄为“土行玷缺”。这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

何况当年温庭筠之所以沉迷于音乐，是还有他的苦衷的。他自己就说过：“黄卷嗟谁问，朱弦偶自娱。”^⑬“黄卷”用的是他们本朝盛唐名相狄仁杰的故事。这就是说因为在政治上没人用他这个狄仁杰，所以他就只好以音乐来自我发泄了。他既寓政于乐，那么，像他这样一位敢于讽刺权贵、抨击时事的人，则他在音乐中发泄他的政治苦闷时，能没有弦外之音，没有不平的愤懑，而仅仅是靡靡之音吗？

叶嘉莹先生说：

今请就飞卿词而论之：以作者而言，则自飞卿之生平及为人考之，温氏似但为一潦倒失意、有才无行之文士耳，庸诂有所谓忠爱之思与夫家国之感者乎？故其所作，当亦不过逐弦吹之音所制之恻辞艳曲耳。诚以情物交感之托喻作品言之，则飞卿无此性情、身世、修养、人格之涵

育；以依附道德以求自尊之托喻作品言之，则以飞卿之放诞不检、不修边幅，似亦当无取于此也。^⑭

叶先生可能没有认真“考之”，温庭筠是否“无行”，以及他性情人格之涵育，如经过辨析，当会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这里姑且不论其他，仅就“恻辞艳曲”来作个分析。例如他的《菩萨蛮》，据《全唐诗话》说：“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照说这应当是“肉麻文学”了。但到底肉麻到何等程度，没有比较是说不清的。这里使我们想到李白在为翰林供奉时为皇帝写的《宫中行乐词》八首及《清平调词》三首，都是进给皇帝的，以其相类似，不妨作个对照：如写花：

李白是“一枝红艳露凝霜，云雨巫山枉断肠。”

温是“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

李是“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

温是“花落月明残，锦衾知晓寒。”

李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温是“画楼相望久，槛外垂丝柳。”

显然：李是一派温柔景象；而温则是充满凄苦之情。再如写鸟：

李是“玉楼巢翡翠，珠屋锁鸳鸯。”

温是“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

李是“宫莺娇欲醉，”

温是“牡丹花谢莺歌歇！”

李是“簷燕语还飞，”

温是“燕归君不归。”

李是“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

温是“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

李的鸟是双飞双宿，含娇欲醉的；而温的鸟则是作为人儿孤苦的反衬，所引起的无非是泪！

再如写日：

李是“迟日明歌席，新花艳舞衣。”

温是“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李还有“纱窗曙色新，”“今朝风日好！”如果按封建的意识，把“日”象征皇帝来歌颂，则温庭筠就大为不敬，他似乎更对雨和月感兴趣。不过，李白也是写月的能手。

李是“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姮娥。”

温是“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

李是“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

温是“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李是“晚来移彩仗，行乐好光辉。”

温是“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

李的月，是伴随着“醉”“笑”“乐”；而温的月却是照着独个的她。一是溢满欢乐的光辉；一是无比凄凉的景色！再如写楼台：

李是“春风开紫殿，天乐下珠楼。”

温是“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袅春无力。”

李是“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温是“画楼相望久，槛外垂丝柳。”

李是“水绿南薰殿，花红北阙楼。”

温是“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

李是“选妓随雕辇，微歌出洞房。”

温是“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更。”

李的楼是藏娇之金屋，在那儿是储满着欢乐和歌声的；而温的楼只是她望断江南岸与夫数尽更点的地方。再如写人：

李是“笑出花间语，娇来烛下歌。”

温是“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李是“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温是“玉钩褰翠幕，妆浅旧眉薄，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李是“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温是“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

李是“艳舞急知巧，娇歌半欲羞。”

温是“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

则知李笔下的人，那确实写的是宫中的女子，所以她们充满富贵温柔香泽的形态与意境；而温笔下的人，显系空楼怨女，愁伴孤灯者。鲁迅先生说过：比较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用“清水出芙蓉”的李青莲来与“恻辞艳曲”的所谓“无行的文人”温庭筠比一比，反而觉得豪放的谪仙倒是太香艳了，而号称“秾丽”派的诗人，竟如此清苦。当然，李太白所反映的正是盛唐之音，所以何等的风光；而温庭筠处于末世，故只有一包苦涩的清泪。由此看来他这哪儿是讨皇帝的欢心的，分明是一支支悲切的怨歌。它倒是很足以唱出晚唐人民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的。大约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感知他的词之所以得到到处传唱的感人的力量之所在了，尽管他的大量作品都不复存在了。这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也不能排斥正是“秦火”的洗礼！我们今天有幸还看到的他的一些诗词，恐怕这在当时是无